探索一战前线经历：以保罗·泽赫的《凡尔登》和卡尔·爱因斯坦的《致命之树》为例

鲁兴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西安，710105；

摘要：本文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罗·泽赫（Paul Zech）和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的战争诗，特别是他们的作品《凡尔登》（Verdun）和《致命之树》（Tödlicher Baum）。文章介绍了凡尔登战役的历史背景及其残酷现实，分析了两位诗人的个人经历与作品风格。泽赫的诗歌反映了从战争热情到失望的转变，而爱因斯坦则通过抽象语言表达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最后，比较了两首诗在形式与主题上的异同，强调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性影响。

关键词：战争诗歌；战争经验；人性与苦难；表达主义

DOI：10.69979/3029-2700.25.06.049

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三个主要战线：东线（俄罗斯对德国）、西线（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对德国）和南线（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西线的战斗尤其惨烈，著名战役包括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许多作者对此进行了描述，反映出他们独特的战争经历。

根据基塞尔教授的观点，作者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被征召或自愿参军的作者，如阿诺德·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和理查德·德梅尔。他们在前线待的时间较短，随后被调往其他岗位，因其知名度，军事机构利用他们的写作才能支持战争宣传。第二组作者则是决心留在前线的人，如奥古斯特·施特拉姆等，他们要么因伤亡退出，要么持续在前线服役。

保罗·泽赫和卡尔·爱因斯坦都是自愿参军的作家，保罗·泽赫甚至在杜奥蒙特附近取得局部胜利。他们的经历融入作品中，使得他们的战争诗歌更贴近现实，但描述也显得抽象和独特。因此，有必要分析《凡尔登》和《致命之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历史背景，展示凡尔登战役；第二部分介绍作者并分析其诗歌；第三部分比较这两首诗歌的分析结果。

1 凡尔登战役

1.1 凡尔登

凡尔登是法国一座重要的要塞城市，距德国边界不到 20 公里。为了保护重要的德国铁路，德国军官埃里希·冯·法尔肯哈因决定对该城市发动攻击。历史学家霍斯特·罗德在 1992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凡尔登战役是 1916 年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重的战役之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之间的关键战役。战役于 1916 年 2 月 21 日开始，至 12 月 19 日结束。尽管《德国军队卫生报告》将官方结束日期定为 9 月 9 日，但战斗的惨烈程度使得士兵在壕沟中的生活在 1917 年仍几乎没有改变。

凡尔登战役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物资战争的工业化，许多武器技术在此得到了创新。尽管索姆河战役的伤亡人数更高，凡尔登却成为德法阵地战争的悲惨象征。如今，凡尔登被视为反战行动的纪念碑和德法和解的重要象征。

1.2 凡尔登的地狱

在 1914 至 1918 年间，共有 105 个德国和 88 个法国师驻扎在凡尔登，约 250 万名士兵参与其中。仅德国方面就有近 120 万士兵经历了“凡尔登的地狱”。法国士兵通过轮换系统快速换防，通常每个师在前线驻扎三周。士兵们常常需要数小时佩戴防毒面具，几天几乎无法进食，口渴迫使他们饮用污染的雨水或自己的尿液，战场被称为“血泵”、“骨磨机”或“地狱”。凡尔登阵亡人数难以确认，战斗期间曾一度部署超过 4000 门炮，炮弹爆炸造成大量士兵被活埋。尸体常常留在战场上，士兵们更关注存活的战友。几乎没有参战的士兵能在不受伤的情况下生还。

聚知刊出版社
JZK publishing

士兵们被阵亡者的存在提醒着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作为生者，他们必须捍卫这片土地；作为死者，他们的灵魂永远留在战场上。炮火的集中使用使得凡尔登在短时间内变成了荒凉的火山口，曾经的森林只剩下树桩，绿色的景象被战斗的废墟所取代。

2 诗人和战争诗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让作家和艺术家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一直十分关注。由于“诗歌动员”，在著名的表现主义战争诗歌之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诗歌也被整合进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了大量的诗歌选集，这些作品与神学、哲学、文化和文明批判的出版物一起，对德国人对战争的积极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2.1 保罗・泽赫与《凡尔登》

在战争小说中，有一特定群体专门描述凡尔登战役。就像“朗根马克”这个名字一样，凡尔登早期就形成了一种传奇，杜奥蒙特堡几乎成为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保罗・泽赫是这一群体的重要作家之一。

2.1.1 保罗・泽赫

保罗・泽赫是一位德国作家，1881 年 2 月 19 日出生于西普鲁士的布里森，1946 年 9 月 7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他是那个时代最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泽赫从 1901 年开始创作诗歌，早期作品大多以自然为主题。约从 1909 年起，他以表现主义风格日益频繁地处理大城市和劳动世界的主题。1914 年，战争爆发后，泽赫也创作了爱国诗歌。

1914 年，他志愿参军，最初在柏林担任文职军人，随后被解雇。1915 年，他被派往前线，先是东线，后是西线。1916 年夏天，他在战壕中受伤，并因此获得了铁十字勋章。从 1917 年起，泽赫重新作为士兵服役，但这次他只是在最高军司令部后方工作。其反战诗集《在克雷西的马恩河上：前线士兵的诗歌》于 1918 年出版，笔名为“米歇尔・米哈伊尔”。1919 年，他创作的、日益趋向和平主义的日记《世界的坟墓：反战的热情》问世。在 1918 年 11 月革命后，他成为与社会民主党（SPD）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相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宣传服务”的负责人。

在战后，泽赫的创作依然活跃。他被视为流亡作家，因为他于 1934 年移居南美洲，并在此继续创作诗歌。然而，他的诗集《拉普拉塔河上的树》（1935 年）和《新世界》（1939 年）却销售不佳。泽赫的诗歌总体上较为传统，几乎带有古老的探讨生命意义的特征。他的主要主题是人类的悲剧性存在。他在劳动世界、社会对立以及战争中找到了这些主题的背景。泽赫的战争诗歌展现了从热情到失望，再到渴望新生的过程，整体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战争态度的变化。

关于凡尔登的这场地狱，保罗•泽赫还给斯特凡•茨威格写了一封信：

北法，1916 年 7 月 12 日

亲爱的朋友，

我从未相信凡尔登的地狱还能被超越。我在那里的痛苦是可怕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可以说出来了。但这还不够：我们现在被派往索姆河。而这里的一切更为加剧：仇恨、非人化、恐怖和鲜血。

再过几天，我就要耗尽力量了。三月、五月和六月的考验已经通过。但现在一切都陷入下滑。诚实的斗争、紧绷的坚持、希望和信仰。还有上帝吗？是的——我曾被埋;30 个战友在同一个村庄被炮火击毙:我活下来了。还活着。而死亡在这里却如同空气般接近。上帝活着。上帝在我们周围和上方。这仍然能支撑我。给我安慰，告诉我结束快来了。或者我们都不再是人，不是亚伯的兄弟，而是所有罪孽的罪魁祸首。我不知道我们还会变成什么，我只是想再向您问好。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诚挚的双手，

您的

保罗・泽赫

在朗读这封信后，人们可以感受到采赫对战争中死亡的恐惧，以及他无法掩饰的失望和困惑。凡尔登战场仿佛是接近地狱的地方，随着战争的发展，“仇恨和非人性”的情绪也愈演愈烈，这在他的诗《凡尔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经历被采赫运用到他的作品中。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凡尔登的这些主题。

2.1.2 解释视角：凡尔登

阿诺德・茨维格在其 1935 年的小说《凡尔登的教育》中这样描绘地球：“一块黄绿斑驳、血迹斑斑的圆盘，头顶上罩着无情的蓝天，仿佛一个老鼠夹，让人类

无法逃脱其兽性本能施加的苦难。”在茨维格的文本中，这片土地在字面上是一个不安的地方，没有家园的感觉，没有意义的承诺，充满了吞噬和被吞噬的世界。

《凡尔登》来自保罗·采赫于 1920 年出版的诗集《各各他》。采赫的雄心并不满足于这种简单，而是追求精致的形式，试图与伟大的文学接轨。

“月亮被云雾笼罩，
黑暗弥漫，
公路在树木间弯曲。”

在前几行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图景，黑暗、可怕、无助。日常事物显得如此阴郁，比如月亮、云朵、树木和公路。它们有些浪漫，但在这里一切都是消极的。

“我们从蓝色烟雾的壳中出来，
……
玫瑰色的薄雾中变得发黄。”

第二段的第一行中的“壳”可以看作是战壕。采赫经历过这些，他在此描绘了战壕。最后一句中的两个颜色，“发黄”和“玫瑰”，可能是直接反映战争场地变化的元素。这意味着，早期的绿洲因火药烟雾而失去了原有的美丽。轰鸣的炮火摧毁了大多数植物，阻止了新的生长。在中央战场上几乎看不到绿色，一切都不再生机勃勃。

在第三段中出现了这些诗句：

“我们像皮毛一样屈从于命令，
那只残酷的白手正在剥夺。”

这种隐喻的情色精致与命令的强制现实形成了不当的对比。采赫描述士兵们像皮毛一样被动，他们的身体被剥夺，人人都如同被制造出的产品。同时，这里将残酷的战争图景与儿童彩色旋转木马形成对比。战争的世界只有灰色、黑色和白色，而士兵们的心中却始终渴望和平与多彩的生活。

“奇迹般的风景在我们周围生长。
我们已经行军五天。
蓝色的黄鹂在欢唱，
仍在我们嘴里的行军音乐中。”

在第四和第五段中出现了转折。作者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画面，“没有仇恨，没有谋杀……”。这里展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人性图景，似乎德国军队已经取得了成功。因为黄鹂在欢唱，喜悦的气氛弥漫。所谓的“行军五天”或许指的是 1916 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这几天的关键时刻。尽管前四天并未如德军所想的那样顺利，法国的抵抗也异常顽强，但他们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将卢维蒙村和贝宗沃村纳入德国控制。士兵们可能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尽管战争在精神上令人压抑，士兵们却依然习惯于这种状态。

但这仅仅是战斗的开始。士兵们像战斗机器一样疲惫，正如布莱希特的戏剧《人类是人类》所描述的那样。在对炮弹轰击的抒情描绘中，第八段出现了里尔克的词句：

“……
从弹坑中跳出的破碎星辰。
失去人性的眼睛孤独地游荡
在红色的罂粟花田中。”

“孤独”这个词源自里尔克的《为我庆祝》。这首诗引向叙述者的死亡，并带有基督宗教的结尾。

“推动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是第九段的第一句。这是对士兵的生动描绘。当战斗开始时，士兵们没有机会说“不”或半途而废。他们只能继续战斗，像树叶一样被动地被外界的命令所驱动。在第十和第十一段中，作者描绘了受伤或已经死亡的士兵的形象。

许多作家在众多传记中记录了在战争中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的经历，这些经历引发了他们对战争态度的转变。这种意识变化往往与凡尔登前的战斗密切相关。保罗·采赫便是其中之一。他将最初的战争热情转变为和平主义立场，因此他是一位和平主义作家。

“我的敌人，你已经无欲无求，毫无武装……”因此，在第十二段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立场。“与我们一起降临，像一棵褐色的树”，这与“致命的树”相似。这里，作者展现了重生的希望。

最后三段可以从两个方向理解。这种情况象征着重生的生活或胜利。作者呼吁和解：

“救赎者你，救赎者我——

……

和解在狂风暴雨中燃起！”

作者或许希望看到两个国家之间和解的胜利，这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态度。

保罗·采赫在作品中涉及许多具体的描述或提及小元素，如斧头、流水、鸟喉等等。尽管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采赫却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呈现，因此他的抒情作品充满了表现主义风格，有些地方也难以理解。

3 结论

战争总是让人类感到绝望，残酷无情，带来无尽的不幸。通过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人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体验战斗的惨烈。不同作者对战争持有不同态度：一些人充满战争热情，而另一些则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然而，那些在战争中继续参与支持和宣传的作者和出版人显得尤为矛盾，尽管他们通过个人的损失和前线生活的经历意识到战争的负面影响，他们仍希望能够实现转变，像保罗·泽赫一样。

在《凡尔登》中，战争的画面逐步呈现，每一节构成一个逼近凡尔登惨烈的图景，令人深感震撼。全诗共有十六节，其中蕴含着许多值得深思的细节，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致命的树》则传达出一种安静却悲伤的情感，尽管包含浪漫元素，卡尔·爱因斯坦描绘的却是残酷的现实，生动展现了战争的阴暗面。这两首诗在前线经历的主题上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深刻反映了战争的复杂性与悲剧性，以及人类在极端困境中的脆弱与坚韧。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M].商务印书馆，2005.01

[2]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N].福斯报，1929

[3]邓文婕. 生态批评视角下爱德华·托马斯的战争诗歌研究[j].英语广场.2024

[4]王富仁.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J].河北学刊,2005(05)

[5]Thomas Anz; Joseph Vogl: Die Dichter und der Krieg, deutsche Lyrik 1914-1918[M]. München, 1982.

[6]Sibylle Penkert: Carl Einstein: Beiträge zu einer Monographie. Mit 4 Abbildungen[M]. 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öttingen 1969.

作者简介：鲁兴（出生年份 1990 年），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陕西省西安人，职务：专职教师/职称：讲师，学历研究生，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